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三

武林道士權夢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浮漢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草積敵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通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草積以問小

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而失效是以至人泊然無為任其天行為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為至也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憚乎志鏖錙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為物莫知其

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草積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為可悲也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與不可言之時而以言為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為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胷中若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祀禮草積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為徒敏精神於蹇淺非兼濟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原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為腎主精水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於嗜欲之境至八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夫。

庚桑子曰懷志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係而已敏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忘大有所止也迷惑宇宙不知太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秦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家廓施用於寂冥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腐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為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

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為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為深失也世有淺學謾聞而矜街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疑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妙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羶膻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森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為何物屠者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披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眾人以不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敬精神是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眾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世則後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寧即真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宋人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為乘之主而從車百乘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眩莊子引醫痔為喻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榮貪利者忘辱也

虞齋云瘻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汗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東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平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為安一為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飾畫則非任真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怒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楚桎桔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呂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鶴之不日浴而自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為小名實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責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夫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疑獨註衷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為貞幹眾事之動歸乎貞猶眾枝之生附乎幹也顏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危國方且修飾羽儀感其文彩從事華辭則不務實以支為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忍而制之言其非真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性命何足以為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子非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為貞幹以誤言之則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恐後世徇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難以事齒之神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惠不能反則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為飾支蔓華辭以為文刻意眩民故俗多偽受事以勞其心宰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願與並音黨與之與子從推與音彼指仲尼汝爾眾也言仲尼之德宜眾黨與推子養眾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偽不若

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利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冰炭戰於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虞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為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愛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為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願養也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知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為士者不屑與之當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為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鞠問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真人免此

袁公欲以仲尼為佐觀其國政有瘵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間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該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雖實學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為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

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為何內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十三